



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研究亟待加强

□本报记者 明江

“没有信仰，放鞭炮就只是浪费钱、空气污染”，“民族节日变成了旅游和商业的噱头”，“现在的庙会大多是炸串开会，如何重拾民族节日文化传统？”……2013年蛇年春节和元宵节过去不久，如何促进中国多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讨论已经热烈展开。

随着节日经济和节日旅游文化的兴盛，如何真正传承和弘扬传统节日文化、防止传统节日文化“异化、空洞化、物化”，日益成为学界和群众共同关心的课题。目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节日及其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有180余项。传统节日在增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使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和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从2008年开始，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传统节日与春节一起纳入了国家法定假日体系，使人们对传统节日宝贵的文化价值的保护有了全新认识。

近年来，包括众多少数民族节日在内的中国传统民族节日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各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呈现出新的情况和态势，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与课题。在日前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传统节日文化论坛”上，专家们在感叹“年味越来越淡”、“庙会变成商品交易会”、“群发短信拜年没有多少情感成分”等现象的同时，提出要加强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研究。

建构新的节日文化需要时间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认为，“压岁钱越给越多”正是节日“异化”的一种表现。从现在的现状来看，压岁钱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祈福去灾的本意，扭曲了孩子的价值观，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不良的效果。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晶晶认为，过去的传统节日中丰富的民俗活动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们与生产生活的习俗紧密关联在一起，和节气、时令、气候、水土等关联在一起，和祭祀、祈福、敬仰、吟诵等民俗事项关联在一起，有着缅怀、祝愿、庆贺、祈愿、敬祭等种种内涵，而现在的很多传统节日则流于形式。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陶立璠认为，节日文化应该要讲信仰，要注意弘扬保留在其中的优秀传统道德。节日文化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素材，敬神、祭祖、尊老爱幼，要通过一系列仪式来完成，民众特别是小孩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教育。失去信仰，很多节日就名存实亡。“比如传统的春节讲究辞旧迎新，讲究爆竹一声辞旧岁。很多年轻人不懂，为什么半夜子时要燃放爆竹？那是要接神，主要是接，腊月二十三送天，除夕晚上要接回来。神与民同乐。现在燃放爆竹不讲礼仪，没有信仰，除了浪费钱、污染空气还有什么意义？”

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认为，传统节日是由全社会民众集体创造、约定俗成，并靠民众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传承和延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必须回归“民间事情民间办”的传统，提升全民的“文化自觉”。而目前的传统节日物质化严重，很多传统节日变成了商家的节日。因此，应该让节日回归民间，挖掘节日的传统内涵，不要把一些商业意志强加到节日身上。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祁庆富认为，传统节日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龙头”，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其内涵，进一步加强整体性保护。

在北京大学副教授陈连山看来，节日民俗实际上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艺术”，是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手段，应该充分尊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施爱东则说，当下节日文化中出现了一些比地位、比财富、比酒量等“非价值攀比”现象，应该注意到它的危害，阻止其继续蔓延。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田青提出，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的大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应避免和传统文化的断裂，要让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环境里有一个生存之地。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中国节



日志工程”主持人李松曾对包括春节在内的上千个节日进行调研，并对中国节日的流变现状做了系统记录和梳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对年味不足的抱怨，折射的是一种文化焦虑，是转型时期的文化纠结。传统年俗大多以“吃”和“玩”贯穿其中。但在物质高度丰富的当下，人们平时的日子就比以前过年时已经丰足得多，因而这些年俗对现代人已没有多大诱惑力。一些新的年俗如央视春晚、短信微信拜年、庙会这些远远满足不了现代人的需求，原因在于春节的情感性与仪式感没有强化：社区放假了，以社区为单位的社区活动没有去构建；所有公共服务设施也大都闭门休息；虽然有庙会，恢复了一些节日的形式，但那只是一个旅游消费市场，缺乏文化认同的神圣性，没有文化的内在联系，没有与每个人的情感紧密联系。因此，传统“年味”变淡了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的转型，节日也相应地发生了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农耕时代的春节年俗已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形态和生产生活，但新的年俗文化的构建需要时间。我们应该加强对节日文化的研究，在不断把握新时代现象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符合这个时代的节日文化。

节日变迁中挖掘民族文化内涵

除了春节、端午、中秋等耳熟能详的传统节日，还有很多包含浓厚少数民族历史内涵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元宵刚过，苗族就迎来了舟溪芦笙节，达斡尔、锡伯、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迎来了抹黑节，还有满族走百病、藏族摆花节、瑶族放炮节等。

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牛领同时也是北京市民族联谊会常务副会长，“组织、协助、指导各民族举办传统节庆活动，促进本市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与各民族群众的感情，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民族团结”，正是北京市民族联谊会的重要职责之一，近年来参与组织了很多北京市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在谈到多民族节日文化时，牛领表示，中华56个民族，从

古至今传统节日大约有1700个，其中汉族的传统节日有500个左右，少数民族的约有1200个。可以说，没有民族传统节日，就没有民族文化的大汇集、大扩散、大传承。而与节庆联系着的民俗，则包含着一个民族文化“遗传密码”。民族传统节日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着各民族的思想和情感，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特质和精神，以其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传统节日，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满足群众的精神、娱乐生活，增进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以及繁荣民族经济等重要作用。

他总结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类型：

与历法、时令、物候相关的节日，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纳吾鲁孜节、水族端节、傈僳族阔时节；

与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节日，如：满族虫王节、白族栽秧会、哈尼族新米节；

与祭礼神灵、纪念祖先相关的节日，如：土族谢神会、裕固族祭鄂博、彝族认祖节、羌族山神节、畲族迎祖节；

与宗教信仰相关的节日，如：藏族晒佛节、傣族开门节与关门节、瑶族盘王节、苗族鼓藏节、京族唱哈节；

与追念英雄和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节日，如：侗族林王节、锡伯族西迁节、瑶族达擎节、苗族四月八节；

社交娱乐的节日，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白族三月街、黎族三月三、壮族盛大的歌圩等。

这些盛大的民族节日，无疑是非常丰厚的民族文化宝库。

牛领表示，北京作为首都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大都市，是维系56个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心脏，也是展示我国民族关系的窗口。北京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全市的少数民族节日活动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人文魅力、广泛的群众参与性、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既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又团结凝聚了各民族同胞，形成了以服务少数民族为主，宣传多民族文化，辐射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有效平台。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文日焕、邢莉曾主持编撰《中国少数民族重大节日调查研究》。在邢莉看来，民族节日是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间智慧和民间知识的结晶，是民族认同的标识，但今天的民族节日面对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很多文化因子正大量消失，面对节日的迅速转型，要及时挖掘出民族重大节日中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内涵，关注节日转型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变迁过程。

民俗学家乌丙安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签约国，同时已经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民俗文化大复兴的工程。应该重新把我国56个民族珍藏多少少年多少代的文化瑰宝抢救出来。“粗略统计，民俗文化的小类过千，细目过万。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民俗事象，多如牛毛，不计其数。这是文化领域的基本国情，它在全人类民俗文化的总量中也占有很大的分量。过去为什么没有注意它？就是因为民俗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同，它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了，我们之所以没有关注它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就生活在民俗文化之中，不以为然了。”

民俗学家赵书认为，传统节日是祖先留给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是大家共有的精神家园。节日民俗是人民的共同约定，具有不重复、发自内心、公众行为这三大特点，十几亿人在一个共同时间，怀着共同的信念，办同一件事，说明节日文化是一个伟大而又神秘的力量。中华文化的精髓不在帝王将相的宫廷斗争，也不在将士们沙场厮杀之内，中华文化的精华蕴藏在亿万人民的实际生活之中。提高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对于增进民族团结，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愿望。

弘扬民族文化 传递中国声音

第三届民族之花选拔活动在京启动



本报讯 为弘扬民族文化、宣传民族团结、促进民族经济，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基金会、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办的“民族盛会和谐中华·第三届民族之花选拔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该选拔活动于2006年、2007年已成功举办两届，得到了各民族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主办方表示，民族之花评选是一种宣传民族文化的创新形式。该活动以评选56个民族形象代表为平台，以宣传民族工作、交流民族文化、介绍民族特色、展示选手才艺为内容，以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目的。活动结合当今时尚潮流，利用发达的媒体传播，其形式新颖，受众易于接受。同时通过活动的举办，扩大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宣传渠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相关产业的开发和发展。活动自首届举办以来得到了国家民委及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更受到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

据悉，本次选拔活动赛区设置为14个民族赛区和一个网络赛区，民族赛区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省份设立，网络赛区则在中国网·中国民族频道设立。各民族总决赛于2013年8月底前结束，各民族冠军将于2013年9月份齐聚颁奖盛典举办地，参加该选拔活动的颁奖盛典。同时，组委会还将与海外华文媒体、华商协会等建立合作，组织56位民族之花进行海内外巡游活动，向世界传播民族文化，传递中国声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源远流长，为东西方文化联结纽带。

发布会上，少数民族姑娘们身着各民族盛装亮相现场，汇聚成民族大团结的美好画面。
(民文)

新疆民汉互译工程推出第二批作品

本报讯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第二批70部扶持出版作品近期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自去年6月第一批扶持作品之后，“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再次向基层送来文学精品，它不但让无数的汉文读者领悟了《福乐智慧》的睿智、《毛拉翟丁阿凡提》的幽默，也让众多少数民族读者接触到了《道德经》等经典著作。

新疆作协副秘书长、翻译家狄力木拉提翻译的中篇小说集《旷野》，是第二批扶持图书中的一部。狄力木拉提说：“‘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的规模是世界少有的，它对文学创作及翻译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人们通过文学实现各民族间心灵的沟通，也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我们新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和谐共处。”

《春暖大地》的译者玉苏甫·艾沙也有同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在新疆范围内活跃，之前被全国人民了解得非常少。现在将这些作品翻译成汉文，可以让更多人了解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多个民族人民的生活、精神世界、信仰与追求，这了解是真实的，是柔软的。”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2011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启动，新疆每年安排1000万元用于资助少数民族作家母语创作优秀作品出版发行，资助各族翻译工作者把国内外文学精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据业内人士介绍，新疆民汉互译工程这两年推出的两批优秀文学作品的种类超过了过去多年翻译作品的总和。以前，最常见的翻译作品是四大名著，而在第二批图书中，莫言的《红高粱》、路遥的《人生》等推出了维吾尔文译本，《鲁迅散文杂文集》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推出了哈萨克文译本。这极大地丰富了少数民族读者的阅读视野。

据了解，新疆民汉互译工程第二批70部作品，由自治区统一安排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和新华书店赠送发放至全区各基层5000余个文化场所和5500多所大、中、小学校。接到赠书的新疆大学图书馆馆长蒋海军介绍，新疆大学因为少数民族学生多，对民族文字图书需求量非常大，这次翻译出版的维吾尔文《道德经》《舒婷诗选》等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是他们首次收藏。
(欣雯)

《民族文学》举办发行联谊会

本报讯 《民族文学》发行联谊会不久前在北京举行。来自新疆、内蒙、北京等地的报刊发行局的相关负责人，来自蒙、藏、维、哈、朝各族的读者代表，以及多位作者、翻译家欢聚一堂，对《民族文学》的刊物质量、发行工作献计献策。

新疆报刊发行局局长王疆说，国家正式出版的期刊有3万多种，像《民族文学》这种能发行6种版本的杂志，尤其是文学类的还没有。在新疆，越来越多的牧民开始定居，刊物发行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这为《民族文学》走进牧民定居区创造了条件。目前，《民族文学》主要有汉、维、哈3种文字版本在新疆发行，我们要在订阅上下工夫，让更多的人看到《民族文学》，了解民族文学。通常在零售方面，汉文期刊做得比较多，少数民族文字期刊做得比较少。今后将努力把《民族文学》在零售上做出品牌，保证在地级市以上的报刊亭里能随时买到这本刊物，让《民族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

内蒙古邮政报刊发行局梁文说，《民族文学》在内蒙古发行量并不大，这说明报刊发行这项工作没有做到家。今年将把杂志深入到社区，深入到百姓，深入到便民店，让群众接触到《民族文学》。他同时提出，《民族文学》也要在内容的丰富性、封面的可看性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使得发行工作更顺利地展开。《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应该深入到母语地区，让读者了解到各民族生活习惯、人文景观、文化素养，让他们从更多的角度观察生活，了解社会和世界，洞悉改革开放给各个地区带来的巨变。

多位读者在联谊会上分享了自己阅读《民族文学》的感受。藏族读者曾宝说，《民族文学》(藏文版)过去多以发表翻译作品为主，这些译作质量非常高，因为很多翻译者都是当代藏族母语文学中的优秀作家，他们能够保证译文的美感。去年，藏文版又增加了原创作品专栏，发表国内外的藏文作品，使母语读者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东方文学的平台。在蒙古族读者白丽丽看来，《民族文学》(蒙文版)是蒙古族文学中一束绽放的花朵。蒙文版于2009年创刊，现在我们拿在手中的已经是第21期了。刊物有意识地对全国各民族杰出的作家作品，以最广泛、最快捷的方式，有质量地翻译、编辑、推荐给读者。阅读这些不同民族作者的作品，给人新奇和兴奋的感觉。朝鲜族读者林善子表示，《民族文学》(朝鲜文版)的创刊，让朝鲜族同胞非常激动。可以用母语来发表、欣赏民族文学，这对朝鲜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哈萨克族编辑阿里哈别克谈到，《民族文学》在选择作品时，可以翻译一些古代文学的精品，这样杂志内容会更丰富。另外，《民族文学》承担着引导一部分翻译人才逐步熟练掌握翻译技巧的任务，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因此，《民族文学》应该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杂志多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赵晏彪)

